

时光印记

诗海拾贝

人与桂花各自香

□ 叶晏冰

小时候的秋天,几场秋雨过后,暑气渐消。月正圆,花正香,庭院里桂花皎皎。奶奶端出一张小圆桌,桌上是一柱香、一壶茶、一块月饼。大家吃着月饼,听奶奶讲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的故事,小小的一颗心总是不解:这吴刚与那月桂无冤无仇,为啥要不停地砍那棵树呢?

老屋的院子里,原先有两棵桂花树。那是差不多四十年前,爷爷奶奶种的。闽北的小城,人们都喜欢在庭院里种兰花和桂花,也许“兰桂齐芳”寄托了许多人美好的心愿吧。何况在庭院里植桂,既可有荫凉,又可享受花香。

九月,当秋风吹起,如果你足够安静,便听得见那一串串小黄花簌簌落地的声响。用手摇一摇树干,小黄花们就落得更响了。后来每每读到苏轼的《浣溪沙》里“簌簌衣巾落枣花”一句,便没来由地想起故乡,想起那些簌簌落下的桂花雨,就不禁在心里微微一笑。

每晚的月亮,越来越像一只唐诗里的白玉盘了。皎洁的月光下,那些平日里毫不起眼的小花们化身无数的月光仙子,在秋夜里折射出朵朵温润、香甜的月光。我偷偷摘下几朵,藏在枕头下,那一夜的梦,便弥漫着一片幽香。

落下的桂花雨当然不能浪费了。奶奶将它们细细地收拾起来,拣去枯枝杂叶,晾干以后装进玻璃瓶里。然后,再倒进蜂

蜜。小花们在玻璃瓶里载沉载浮,一阵喧闹之后,渐渐地沉入瓶底,接受了它们成为桂花蜜的命运。之后的某一天,家里来了客人,奶奶会打开瓶子,用小勺挑出一点,放在玻璃杯里,冲上温水,递到客人的手里。而我们,也会顺便得到一杯。泡在蜜汁里的小花,咬在嘴里,脆而甜,一朵一朵,绽放于唇齿之间——从小时起,我便沉醉于这般细微而隐秘的快乐。

今年清明,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扫墓。扫墓归来,在一派明媚春光里,走回城东老屋。那棵桂花树还静静地立在那里,快要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,树干依然只有碗口粗细。也许对一棵树来说,成长也是一件需要很用力的事。突然就想起了《项脊轩志》里的那棵枇杷树,“庭有枇杷树,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,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流年似水,物是人非。我与爷爷奶奶之间,早已不知相隔几生几世了。幸好,我们还可以把思念长成一棵树。

有桂花的记忆总是美好的。曾经在桂花飘香的时节,在西湖边闲逛。在长长的苏堤上漫步,在夕阳的余晖里听南屏晚钟,看雷峰夕照。重湖叠 清嘉,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,人间天堂,自古繁华。

也曾在一个秋天,邂逅了南京的满城桂香。我们在桂花的幽香里穿过南京师大美丽的随园校区,心情也仿佛撒满了金色的阳光。

一个午后,我来到鸡鸣寺。按照朱自清先生的说法,艳阳高照的正午,其实并

不适合去鸡鸣寺。“我劝你上鸡鸣寺,最好选一个微雨天或者月夜,在朦胧里,才酝酿着那一缕幽幽的古味。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,吃一碗茶,看前面蜿蜒着的台城,台城外明净荒凉的玄武湖就像大涂子的画。豁蒙楼一排窗子安排得最有心思,让你看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……假如你记得一些金陵怀古的诗词,趁这时候暗诵几回,也可印证印证,也许更能领略作者当年的情思。”秋天温淡的阳光洒在一片金黄的桂花上,散发出阵阵甜香。我坐在豁蒙楼的明窗前,听风吹树梢,梵音袅袅,心里一派宁静。台城外的玄武湖烟波浩渺,所有的人事兴亡,于它,都不过是过眼云烟。

又一个傍晚,小蓟同学来到了秋天的南京。我们相约在鸡鸣寺见面。下课了,我一路小跑着来到了鸡鸣寺,夕阳落下去了,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度相逢在暮色里。我们是不是都老了——在彼此的眼里?玄武湖边夜凉如水,我们慢慢走着说着笑着,相约要继续勇敢。然后,在暗香浮动的月夜,挥手作别。



三都的海(外一首)

□ 李美希

这是父系的海,用苍茫的力量
养育一个天然深港。
在石头垒起的敬畏下,
与来往的万吨巨轮
谈笑风生。它们带来的遥远见闻,
也长进深水的骨骼。

于鸥鸟的视角,他咆哮着坏脾气
有教练的严苛,
——走出去,就可能遇见魔鬼。
他叫你学会如何绕过暗礁,
如何在松弛的浪弦上抓紧生命,
不管你多大。

有时候,他也会放下
嶙峋威严,显露清澈的秘密,
——用引力连接对岸。

出海

一

大海。吞噬的力量
遗传在船民的目光里,是安静的

那种蓝,在黑色和绿色间游荡
被涂满船身,藏进祷词

失去肉身的贝类
依靠腐烂,发出的呐喊,也是安静的

等潮来,战栗无声无息
蓝色的船只启动马达,成队出海

二

它从三都港出发,于波涛处
将海浪一片一片掰开,
如雪水入土,如阴谋破碎。
它捆绑在大海的裸体上颠簸,
梭鱼、海鸟、灯塔、湿重的空气,
挤压出残月的疼痛。一条船,
木纹精密,桅帆呼啸,诠释
它存在的意义:令海生畏。



立冬(外一首)

□ 张丽蓉

幸好,原野的金色被卷起时
大地不只是泛白
季节不是同一个表情
草木有了一岁一枯荣的轮回
被崭新的目光摄取和赞美

幸好,严寒不是冬的全部
当霜花冷过月光
有个叫回家的地方
炉火闪烁
让我们可以像冬虫一样
依偎

小雪

早晚的清凉
还不构成千里冰封的景致
我居住的南方只加了一件冬衣
许多树木依然葱郁
偶有几片黄叶飘落

像某种提示
阳光轻盈而柔软
我接住一朵
作为这个微寒节令的
祝词



故园怀思

水流花放人世间,一洗尘缘万古心。
又有《滴珠帘》,诗曰:

洞门百尺送飞泉,珠串珠圆散九天。
好是夜半新月上,一钩挂挂水晶帘。

我曾在晴朗的日子里,站在崖下洞口处尽情沐浴过这样的岩泉:飞花溅玉,滴滴细小的雨珠浸润着肌肤,你可以透过毛孔感受到每一滴水雾的清凉与澄澈,甚至是透亮,仿佛有光掠过脑海,带给你浑身轻盈。这样不知其根,不知其源的岩泉长年累月飘然而下,无论晴雨,就不得不让人惊叹了。那时,只记得阶边盛开着几株火红的彼岸花,开得妖冶绚丽,岩洞里则佛音袅袅,香烟缭绕,颇有些隐世而居的清静感。穿过水帘,岩洞并未有过多的修饰,洞壁保持了原貌,只以木头在洞内搭建了两层,有灵岩井,水质澄澈,汩汩而出,有小勺供人们取水饮用。二层则塑了佛像,供游客与信众参拜。附近还有琵琶瀑、一线天、奥妙洞、仙人天马等景观。明嘉靖年间洞口曾立“八闽首景”匾额,因年代久远被损毁,现有的石匾为1949年立。

滴水岩外设有庵堂,常收养一些弃婴,因而颇受村中人的尊敬,村人也因此主动捐赠衣物钱财,尽自己绵薄之力。

每年六月初一是滴水岩“开岩”的日子,当天,滴水岩人山人海,有祈福的、还愿的,有卖小吃的、看热闹的,诵经声、招呼声、叫卖声此起彼伏,摩肩接踵,极为热闹。

对礼门人来说,滴水岩是外岩,至于“里岩”,还在崖顶之上。人工开凿的小道自滴水岩右侧树林中徐徐而上,沿途巨石壁立,颇为险峻。整个里岩横穿雄狮狮头崖顶。立于崖顶,可见远方重峦叠嶂,莽莽苍苍,令人心旷神怡。我曾在这里看见过“不死草”之称的卷柏,迎风怒放的四月桃花,岩下随处可见的岩洞是一个个祈福之所,只是多年未曾踏足,已然印象模糊。

每回到礼门,两鬓斑白的堂哥堂嫂们总是拉着我聊昔日的往事,聊大城市的儿孙,陪我看整洁宽阔的公路、新建的村民安置点和广场,但故乡依然不可避免地向天空空旷。昔日的老屋成了空坪,荒草萋萋,小井也早已荒废,被一块巨石遮挡。

故乡,终究是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但故乡神奇的传说、奇妙的方言与鬼斧神工的滴水岩,却深深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礼门印记



嫁要唱哭嫁歌,俗话叫“啼奶奶”。哭嫁歌有固定的哭嫁调,语调一波三折,多以五个节拍为句,韵律感极强,尤其是每句临结尾处总是伴着“噢”“啊”“咧”的叹词,配以“奶奶”“娘舅”“兄弟”“媒人”等称呼,配以抱怨怨骂悲伤等语气,让整个哭嫁仪式尤显生动而层次分明。哭嫁内容亦极为丰富,出嫁女从出嫁前几天就开始哭嫁,哭对父母的难舍之情,抱怨父母将自己远嫁。结婚当天,几乎每一个仪式都需要以哭嫁调演唱,如接轿有《接轿哭》,男方送盘担要唱《接盘担哭》,拜别时端茶唱《端茶哭》,拜祖翁唱《拜祖翁哭》,甚至还有“骂媒”,酒席派位有“派位歌”,劝酒有“劝酒歌”,化妆要唱《哭妆身》,出门还有《出门厅歌》《舅抱出门厅哭》,一样是哭嫁调,但因对象不同,内容和语气也大不相同。有伤别离,有感恩,有祝福,形象而寓意深刻。如《跪别娘奶相对哭》:

嫁女:好花也插牛屎堆咧奶奶!好鱼也落臭池中咧奶奶!
母亲:好鱼也落好池塘噢珍珠!你这石榴会结籽咧珍珠!粒粒硬咧珍珠!你这牡丹会开花咧珍珠!朵朵红咧珍珠。
嫁女:歹命诸娘仔石榴结籽粒粒瘪噢

奶奶!牡丹开花朵朵谢咧奶奶!……
诸如此类以抱怨替代难舍之情的比比皆是,且多则八九百字,少的也有百来字。如此多的内容,对新娘子而言算得上是巨大考验,更何况,除了这些,还有哭丧歌、分家哭等等,简直是叹为观止。

礼门村山清水秀,背靠风水林,其山高耸葱郁,到了秋天,层林尽染,红黄相间,美不胜收。附近还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景点——被誉为“八闽首景”的滴水岩。

滴水岩位于礼门村西南2公里处,又称显迹岩、显圣岩。周边山形似三狮会聚,即昂首站立的雄狮、横卧的雌狮、匍匐的幼狮。雄狮面部是长300多米、宽200多米的巨石崖壁。滴水岩就位于狮口处,是一个高23米、宽13米、深29米的大岩洞。岩洞于北宋治平三年(1066年)被发现,并被开辟为佛教场所,明成化七年(1471年)在这里创建了童生书斋,后改为岩麓书院、岩麓寺院。洞口有几道岩泉自百米多高的崖顶飞溅而下,常年不歇,形似珠帘。清朝进士、魏氏后人魏敬中曾题诗数首,其中有《游显迹岩》,诗曰:
隐现楼台缥缈岑,滴珠帘下洞门深。
天开石壁群灵会,路转溪桥独客寻。
化境自然归杖履,好山大半占禅林。

那年那月

秋天的怀念

□ 朱国库

我的秋天,其实是从田边的毛豆开始。沿着田埂而种的毛豆,到了秋天就挂满了豆角,弯弯的,毛毛的,豆荚上饱满的豆粒鼓起,让毛豆显出可爱的神色。

秋天里,最有趣的事,就是摸到田边偷毛豆了。毛豆憨憨的,沉甸甸地挂在豆枝

间,好像就是专等我们来偷它们。傍晚的太阳斜在山边,用带着余热的手掌抚摸着整片的稻田,抚摸着那饱满的豆粒。我们一人负责望风,其他几人猫着身子,以金黄的稻浪为掩护,开始偷豆。每株豆秆,只能摘取几个豆角,不能摘个精光,这样才能保证相安无事,否则,村里肯定会有偷豆风波上演,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

每个人的裤兜里都鼓鼓地,都是那毛茸茸的豆角。
煮豆角了,大铁锅冒出毛豆的香气,放上一小把盐巴,毛豆香中带着微甜,夜晚的月光下,慢慢地挤捏着豆粒,满嘴豆香,绵绵绵绵的秋天幸福时光。

秋风渐凉,农人拔了豆棵,扎成束,倒挂屋檐下,秋风中,秋阳里,豆棵黄了,豆粒也黄了。父亲拿一个大竹匾,将豆棵放在匾中,要开始踩豆啦!踩豆这等话,父亲都

叫我干,我穿着解放鞋,踩在豆棵上,豆角迸裂,跳出一粒粒金黄的豆子。我在竹匾里踩啊,蹦啊,跳啊,父亲觉得豆粒出得差不多了,就用竹筛筛出空壳,黄豆如雨落在竹匾里,咯咯作响,甚是好听。

当晚,便可燃豆荚炒豆子了,灶膛里豆荚哔剥作响,铁锅中黄豆也哔剥作响,不一会儿,炒熟的豆香便扑鼻而来,令人涎水直流。抓上一大把豆子揣进裤兜里,跑到村中唯一的一家小店铺,一边听书,一边嚼着豆子,秋天的夜晚都是香的。

常听老人说,喝斤把农家酿,配一碟盐炒豆,那才叫过瘾。

又是一年秋风起,故乡的田埂上已是黄豆挂角了吧。可是,我已多少年没有吃过盐炒黄豆了?若有那么一个从容的夜晚,有人愿与我就着一碟盐炒豆,喝一壶老酒么?

